

# 寻找鱼王

张  
炜

茅盾文学奖  
获奖作家张炜

最新儿童文学作品

传说中的鱼王就藏在  
山的深处。

在一片蓝色的雾气里忽隐忽现，  
连同那些生命不可说的秘密。  
在瑰丽的月色下，  
等待着  
男孩的到来。

一段失传已久的  
大地故事  
一个男孩生命之初的  
奇幻旅程

寻找  
童年

著 张  
炜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鱼王 / 张炜著. — 济南 : 明天出版社, 2015.5  
(2015.7重印)

ISBN 978-7-5332-8564-7

I. ①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  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79498号

---

寻找鱼王

---

著者/张 炜

---

出版人/傅大伟

出版发行/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明天出版社

地 址/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---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销/新华书店 印刷/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/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/2015年7月第3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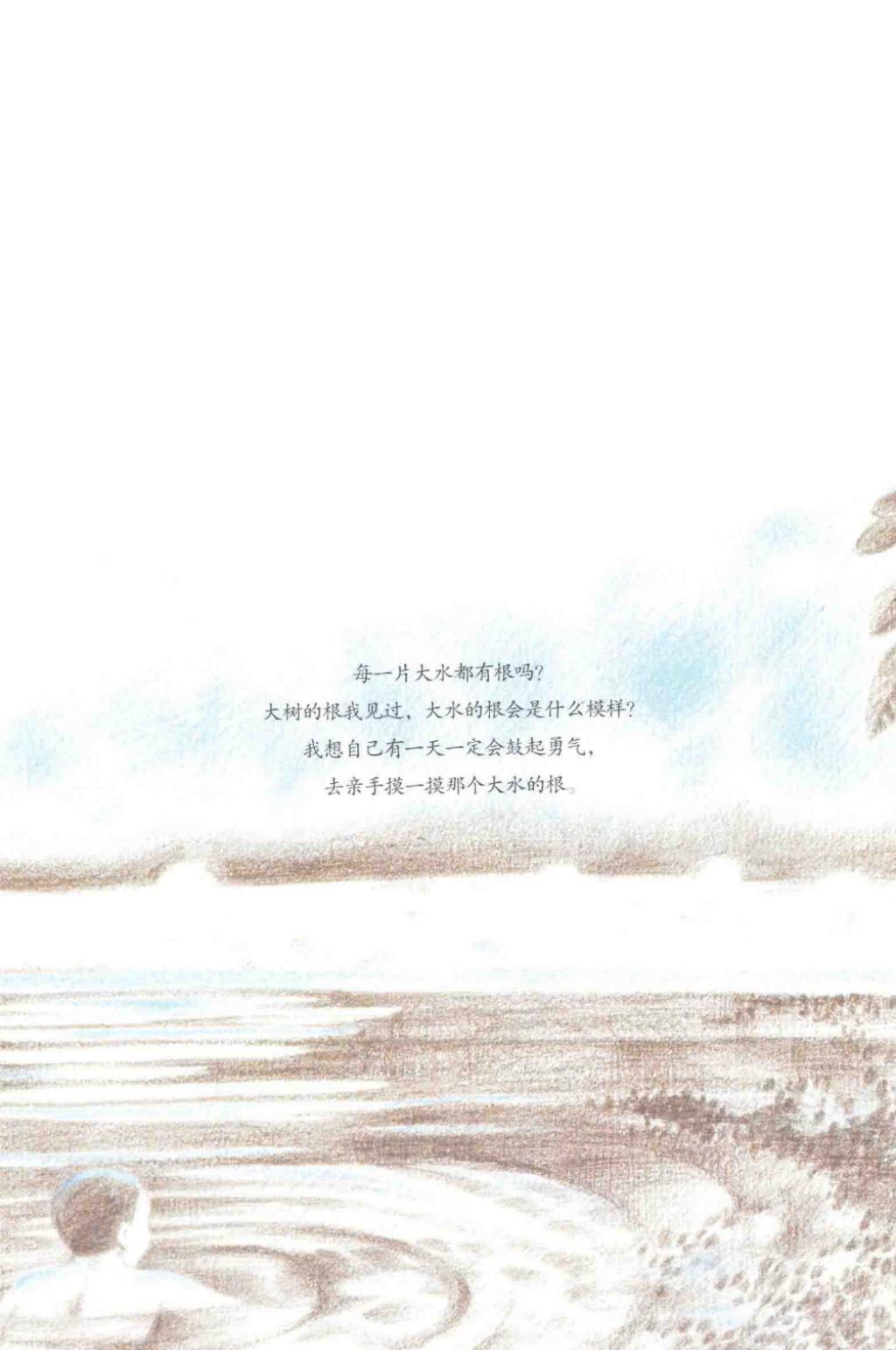
规格/145毫米×210毫米 32开 7.75印张 93千字

印数/70001—90000

ISBN 978-7-5332-8564-7 定价/20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 电话: (0531) 82098710

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soft-focus illustration of a rural landscape. It features rolling green hills under a clear blue sky. In the lower-left foreground, a small figure of a person wearing a blue hat and white clothing is walking along a dirt path that curves through the scene.

每一片大水都有根吗？

大树的根我见过，大水的根会是什么模样？

我想自己有一天一定会鼓起勇气，

去亲手摸一摸那个大水的根。



## 楔子

我年纪大了，记忆力还好。  
在这段时间里，  
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，  
讲述八十多年前的故事，  
已经成为我最愿意做的事情……



# 大山深处



每人都发了课本，  
那是一叠草纸用纸绳订起来，  
上面写了大字，  
还有画得歪歪扭扭的图画。  
我从图中找到了镰刀和馒头，  
太阳和月亮，还有猫和狗。  
最让我喜欢的是一条鱼，很大的鱼。  
这条鱼让我看啊看啊。  
它又长又扁，有鳞有翅，大眼睛。  
它是黑墨画成的，  
但我总觉得它是一条大红鱼。



我们家在大山深处，那是一幢小石头房子。我们没有住在村子里，因为这里没有多少平坦的地方，没法建成一个村子。山根下东一户西一户的，从这一家到那一家，有时要翻过一座山岭。

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“村子”，只知道我们就住在“山里”。大家都沒有邻居，出门常常见不到人，只有山和树。树不多也不大。也见不到猫和狗。

我喜欢猫和狗，羊和牛，可是它们都在很远的地方，走不到我们这儿来。在我五岁的时候，家里终于养了一只猫。这是一件大事。我和猫很快结成了一伙，一块儿做些什么，还要瞒着家里的大人。

我和猫天天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可惜这种好日子刚过了两年，爸爸妈妈就逼着我去做另一件事了。这是我最害怕的事，却又没法拒绝。山里好多孩子都得经历这种倒霉的事，大概谁也逃不过。



这就是“上学”。人要上学，这不知是谁发明出来的怪事。

没有村子就没有学校，可我们还是得上学。山里人的办法太多了，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。爸爸领我去上学了，替我背了“学包”。

我们当年不叫“书包”，只叫“学包”，就是专供上学用的包。我的这只包是马兰草编成的，用桑树皮做了提系，里面装了一叠草纸和一根红杆铅笔。

翻过两座不大的山包，来到了一条半干的河谷。就因为这里是河谷的拐弯处，于是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：河谷的半边竟然有一湾绿汪汪的水，岸上还有一小块平地，那儿长了几棵黑乌乌的柏树。柏树下搭了两间草棚，这就是我们的学校。

可能因为这儿有树有水，又有一块小小的平地，才被人看中了。从这里往外有一条条小路，它们连接了许多山里人家。

一个戴了老花镜的斜眼老人就是老师。他住在草棚的里间，那里有火炕和锅灶，还有一块石头支起的木板，是他写字看书的地方。

外面一间棚子稍大，里面有二十多个石墩；墙上挂了一扇门板，涂成了黑的，用来写粉笔字。我们上学的孩子被按在一个个石墩上，开始上课。每人都发了课本，那是



一叠草纸用纸绳订起来，上面写了大字，还有画得歪歪扭扭的图画。我从图中找到了镰刀和馒头，太阳和月亮，还有猫和狗。最让我喜欢的是一条鱼，很大的鱼。

这条鱼让我看啊看啊。它又长又扁，有鳞有翅，大眼睛。它是黑墨画成的，但我总觉得它是一条大红鱼。

我把这条鱼对在眼上看一会儿，又推远了看一会儿，好像它随时会跳起来一样。爸爸当时就在我身后，他也被这条鱼吸引住了，一直在那里看，发出呼呼的喘气声。

棚子里一共有十六个孩子，他们就是全部的学生。

老师上课时并不依据课本。他在黑板上又写又画，大致是先画一个物件，然后在物件下边写上名字，用一根树条使劲儿敲打那几个字，让我们大声跟上念。

那时我明白了，要当老师就得有画画的本事。尽管他画的物件难看极了，但只要费些力气总能看出是什么。爸爸头几天一直伴我上学，因为他不敢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

爸爸对那个斜眼老头儿不太满意，说他“浑吃”。这是说他贪吃，吃得多。真的，因为所有家长都要讨好他，时不时送来一些吃的东西，什么地瓜花生、土豆芋头等。有一次我闻到了扑鼻的香气，原来他灶台上放了一块巴掌大的豆腐。我和爸爸都惊呆了。

这老头儿能吃上豆腐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这肯定也是哪位家长送来的。

老师没有薪水，只收一些吃的东西，有时还能收到一块粗布，用来做衣服。因为吃饱了没有衣服穿，这就糟了。

爸爸常常盯着老头儿的脸看。这脸比一般山里人大和胖。这也证明了他“浑吃”。

爸爸第一天送我去上学，大多数时间都站在棚子里伴我。有一会儿他大概觉得没意思，就到外面溜达去了。课间休息时，大家都跑了出去，高兴得到处窜，围着两间棚子转圈，还想爬到柏树上去。只有两三个孩子不高兴，他们是被硬逼来的，一整天泪水不干。我也不高兴，不过我不会哭。

我从棚子里一出来就到处找爸爸，后来发现他在陡陡的石岸下边，正蹲在那片绿汪汪的水旁端量着。我往爸爸身边跑，那个老头儿就跟过来了。他摘了老花镜看着水边的爸爸，一脸的气愤。

爸爸拍拍手站起来，攀着石阶上来。

老头儿盯着爸爸，嘴角动了动，没有说什么。爸爸讨好地对他笑笑，说：“嗯呀。”

老头儿说：“你下去干什么？那里什么也没有！”

爸爸四下瞥几眼，又回头看那片水：“这里面也许……有鱼哩。”

我听得清清楚楚，爸爸当时就是这么说的。谁知那个老头儿胡子立刻翘起来了，喊道：“胡说八道，哪有什么



鱼！”他一边转身一边咕哝，气呼呼地说：“真是胡说八道……”

回家路上，爸爸说：“我在水边蹲了好一会儿，我觉得里边有鱼。不是大鱼，不过定准有鱼。”

这天晚上我一直在想那片水，越想越觉得爸爸说得没有错，那儿一定会有鱼。啊，那多好啊！我甚至想到了怎样逮鱼……

爸爸后来又对妈妈议论起那片水，不住声地夸，说那些人可真会选地方啊，那个斜眼老师也真是有福啊，那里有树有水，说不定还有鱼。“要真有鱼，那老头儿算有大福了，那鱼就全归他了。”爸爸咂着嘴。

妈妈说：“那个人也许和老族长好，要不哪会有这么好的差事，也住不到这么好的地方来。”

爸爸和妈妈议论着，其实我明白，他们最羡慕的是鱼。

我知道“老族长”。这个人好像年纪很大了，住在很远的什么地方，管着山里所有的人。只要住在这片大山里，无论见没见过面，都得受他管。爸爸说：“什么地方都得有人管，咱山里就归老族长管。”

我在心里将“老族长”想象成一个很高很大的人，黑着脸，山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活物都怕他。

我问爸爸：“老族长常常吃鱼吗？”

“那是肯定的。不过也不能天天吃吧。”

我信爸爸的话。因为我们住在大山深处，这里一年到头大半都是旱天，地上留不住水，自然也没有鱼。记忆中我只吃过两次鱼，是泥鳅，只有手指头那么长。

第一次吃鱼是个夏天。那天爸爸兴高采烈从外边回来，一进门就掏着衣兜，掏出了比拇指长一点的黑东西。他在妈妈眼前晃了晃：“鱼。”

原来那是爸爸路过一条干河沟时，在焦干的淤泥上捡到的泥鳅，一共三条。它们晒得干干的，所以没有臭。

妈妈那天高兴坏了。她洗了一些菜叶，找了一个大泥碗，先放上几片菜叶，然后再放上干泥鳅和盐；最后覆上更多的菜叶。泥碗放在锅里蒸起来，白白的蒸气满屋都是，我们一块儿用力往鼻孔里吸。我嗅到了，大声说：“是鱼！”

那种腥腥的气息啊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


~ 2

寻找鱼王

鱼宝贵



老头儿画鱼的时候格外用心，  
他把这条鱼画得很大，

鱼鳍画得像翅膀。

有个孩子提了个傻问题：『老师，  
鱼也会飞吧？』  
老头儿『哼哼』着：『鱼会飞，  
那不成精了？』  
我们都笑。



爸爸妈妈常夸我：“你的鼻子真尖！”这不是说鼻子的形状，是说我的鼻子最灵。妈妈说我的鼻子比得上猫。猫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，它的鼻子看上去并不大，可是真灵啊，什么都嗅得出。

我也嗅得出。我能分得出掺在一块儿的各种气味，无论散发出这些气味的东西藏在哪儿，我都能找到。花生、辣椒、地瓜，这些我最熟悉了。如果有一种新东西放在屋里，哪怕是藏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，我也能嗅出来。那些从没见过的东西被我嗅到时，我尽管说不出名字，可我知道它在哪儿。

猫也有这种本事。我有一次见它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，叫着，就知道它一定嗅到了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：就在它出门的那一刻，有一只老鼠跑到屋里来了。

猫对老鼠的气味最熟，再就是鱼了。而我对鱼的气味